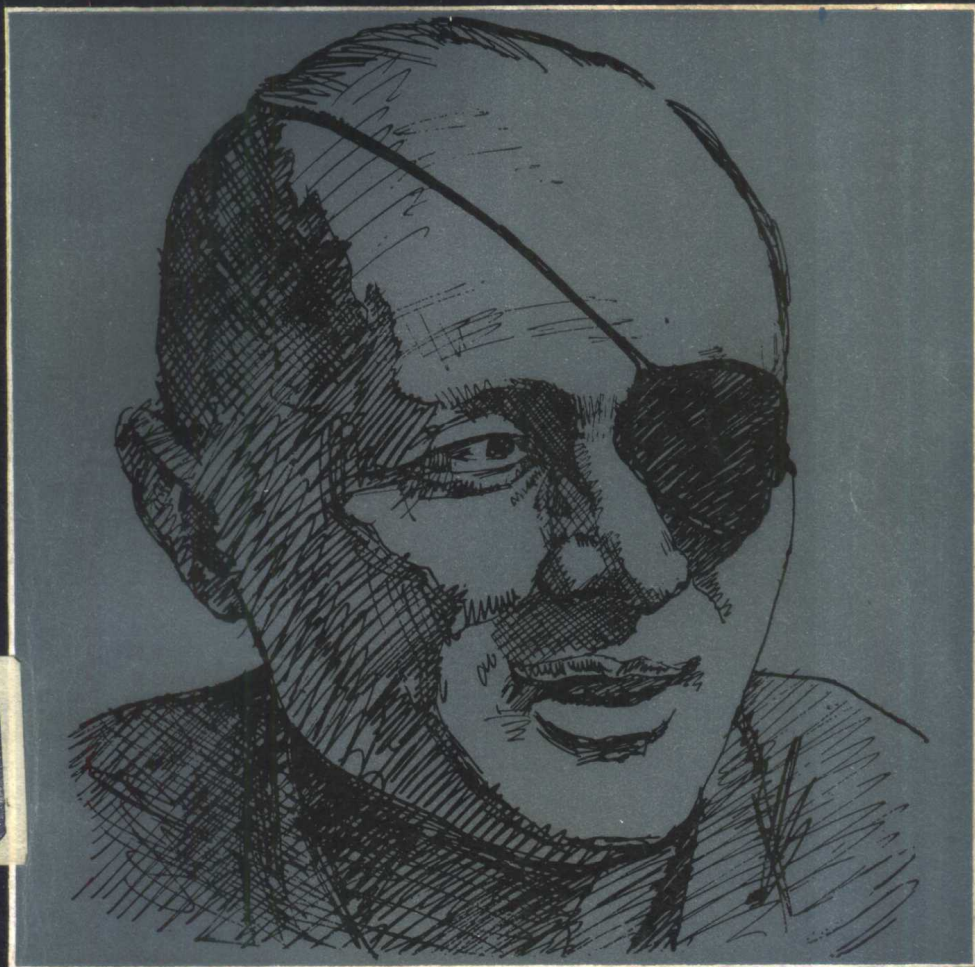


达扬自传

〔以色列〕

摩西·达扬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达 扬 自 传

〔以色列〕摩西·达扬 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oshe Dayan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6

根据伦敦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 1976 年版译出

达 扬 自 传

〔以色列〕摩西·达扬 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525 字数 345,000

1981 年 4 月第 1 版 198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500 册

书号: 11188·19 定价: (六) 1.40 元

内 部 发 行

15.6.1981

译 者 的 话

摩西·达扬是以色列的军政要人，历任大军区司令、总参谋长、农业部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职。在第二、第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他直接参与制订和实施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还多次参加了以色列对外谈判的活动。因此他在以色列的军队和政府中享有一定的声望，影响也较大。

本书是达扬自撰的一本传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历史。书中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以色列军政界上层的内幕等提供了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对四次中东战争的背景、实战情况以及以色列军队作战计划的制订和战局的演变等，均有很多具体生动的描绘。书中也反映了苏美对中东的争夺。由于本书反映了以色列的观点，它对我们全面地分析研究以色列情况和中东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对沙漠战和坦克战的描述，也可供部队研究参考。

本书译自英国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76年版，原书名是《摩西·达扬：我一生的经历》。

我们对书中某些内容作了删节，章节的编排也相应作了调整。

参加本书翻译的，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部分同志外，还有冯华征、许凤岐、杜颖等同志。

1980年6月

(按原图译制)

目 录

第一部分 从地下活动到赢得自由	
(1915—1948 年)	1
1. 溯本求源	3
2. 警卫	14
3. 狱中	30
4. 奔赴战场	37
5. 痊愈	45
第二部分 独立(1948—1952 年)	55
6. 约旦河流域告急	57
7. 第八十九突击营	62
8. 向内格夫方向突破	75
9. 是敌人, 又是我的朋友	83
10. 同一个阿拉伯国王的会谈	93
11. 一个新世界	114
第三部分 总参谋长(1953—1957 年)	129
12. 锤炼一支军队	131
13. 与法国的第一次联系	147
14. 与法国的第二次联系	174
15. 西奈战役	202

第四部分 从部长到平民(1958—1967 年)	233
16. 自由和政治	235
第五部分 六天战争(1967 年)	243
17. 长久的等待(一)	245
18. 长久的等待(二)	262
19. 决定	274
20. 爆炸	287
21. 战争	297
第六部分 赎罪日战争(1967—1973 年)	325
22. 消耗战	327
23. 突然袭击	341
24. 前夜	348
25. 入侵	359
26. 战斗的前线	366
27. 成败得失	393
28. 胜利	415
第七部分 后果(1973—1975 年)	439
29. 外交上的说服	441
30. 华盛顿会谈	448
31. 穿梭奔波	466
32. 最后的障碍	473
33. 离职	485
34. 一个新的现实	508

地 图 目 录

以色列和所管辖的地区·····	第一部分前
德加尼亚战役图·····	59
第八十九营进攻卢德图·····	67
第八十九营向内格夫突破图·····	78
西奈战役图 ·····	204
六天战争: 南方战线情况图·····	299
六天战争: 中部战线情况图·····	309
六天战争: 北方战线情况图·····	316
赎罪日战争: 北方战线情况图·····	369
赎罪日战争: 南方战线情况图·····	417

第一部分

从地下活动到赢得自由

(1915—1948年)

1. 溯本求源

我的名字“摩西”是在悲痛之中起的名。在我出生前一年，在加利利海南端约旦河畔的德加尼亚村的一片橄榄林中，有一块孤独的墓碑，上面就已刻写着“摩西”这个名字。德加尼亚定居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事集体耕作的最初大胆尝试，是犹太集体农庄运动的摇篮。在这个草创的定居点里，“摩西”这个名字就标在这里的第一座坟墓之上。在1914年，这个小小的、在艰苦中奋斗的定居点还只有四年的历史，它由不到二十个青年男女创业者所组成。十九岁的摩西·巴尔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员。象他的伙伴们一样，他是从俄国的某个村子到这里来复兴以色列的故土的。

一个安息日的傍晚，我父亲病了，摩西自告奋勇，骑着牲口到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子去搞点药。在那些日子里，这可不是件寻常的差使。阿拉伯人抢劫成风。天黑以后，只身在这孤零零的犹太定居点的栅栏外走动是很危险的。但是，巴尔斯基骑着牲口走了。太阳刚落山，他那受惊的骡子独自回来了。这个农庄的男人们马上组成几个搜寻小队，锁上铁门，出发去寻找他们的朋友。骑着牲口的人们，手持火炬，照亮了贯穿旷野的道路。他们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横扫加利利海的强劲东风扑面而来，吞没了搜寻小队相互之间的呼唤声。最后，他们发现了躺在约旦河岸上的巴尔斯基的尸体，在他身边还

有一只鞋、一根棍子和一小块阿拉伯头巾的残片。后来知道他遭到了六个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企图偷他的骡子，他尽力搏斗，他们便开枪射中了他的背部。吃惊的骡子就在这场混战中跑掉了。

我父亲给巴尔斯基在俄国的双亲写了他生平最为悲痛的一封信。他死去的同志的父亲回信说：“我们既不恸哭，也不饮泣，我们民族的亲爱的子孙们应该艰苦奋斗，以使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我们现派遣我们的次子沙隆到你处去，以接替他已牺牲的哥哥。摩西之死使我们大家都更加向往以色列的故土了。”

此后不久，沙隆就到了。随后是他的妹妹，接着是他的母亲带着其余的三个孩子，最后连父亲本人也来了。

一年后，在1915年的5月4日，我在德加尼亚出生，取名摩西。那时，以色列故土叫巴勒斯坦，它处于土耳其统治下，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两年半后，当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时，奥托曼帝国就崩溃了，巴勒斯坦就由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治理。但我是在一个独立的犹太社会里成长的。这个社会讲的是希伯来语，它培育着扎根和生活于其古老家园的以色列犹太人的社会准则。

我父亲出身于一个赶马车售货的小贩的贫困家庭。我母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他俩都是作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的。他们在俄国没有受到人身迫害，他们也不是被驱逐出来的。说实在的，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离家出走是不愿意也不高兴的。但他俩一心一意——我父亲怀着极端的热忱，母亲则怀着一种不事声张的深邃的内心责任感——深深感到犹太人的归宿是在以色列故土。因而他们就

来了。我这个犹太人是在以色列故土上出生的。至于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则更体会不到什么别的心情。但是我的父母亲当年是面临过抉择和思想斗争的。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父亲什穆埃尔是个坚强的人，相貌粗犷，体格健壮。他是在乌克兰基辅地区的扎斯科村长大的。那里聚居着一批贫穷的犹太人，有三百来户人家，他们靠做小商小贩、工匠、劳工和马贩子维持生活。他出身于一个哈锡德教派的家庭。他祖父和曾祖父是犹太法官——希伯来语称“达扬”。他父亲没有从事这个家传的职业，但却用这个作为姓氏。而我家以前姓什么，谁也记不起来了。

我祖父保持着这个家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他的宗教书籍中，夹杂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小册子和名叫《哈泽菲拉》的现代希伯来文的杂志。我父亲也搞到内有描述以色列故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劳联的出版物《青年工人》。他在其中读到“约旦的土地”、“赫尔蒙山的小峰”、“耶路撒冷的奇观”、“红海的水”和“加利利的坡地”。扎斯科村摇摇欲坠的住屋和泥泞小巷同那闪烁的约旦河水和积雪的赫尔蒙山岭之间相距很远。但这一段距离却由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说家们弥合起来了，这些演说家常在敖德萨向犹太教堂的会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团体讲道，而我的伯父埃利亚胡就住在敖德萨。正是他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犹太复国的热忱，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弟弟什穆埃尔。埃利亚胡一心向往着参加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的行列。到1908年，他已凑集了六百卢布，便立即出发到圣地去，并且带了当时才十八岁的什穆埃尔和他们的一个姐妹贝拉赫。四年后，他已是特拉维夫以北约十英里的艾因

加尼姆那里的一个农民，他又回俄国把留在那边的妻子和孩子们接了出来。

我父亲主动找田间劳动的苦吃，而当时田间劳动确是吃苦的事——炎热、苍蝇、疟蚊、肮脏、穷困、国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全面腐败，以及体力劳动本身的繁重。但他没有被吓倒，他在沿海平原的许多地方如佩塔奇提克瓦赫、雷霍沃特、艾因加尼姆和哈德腊等地受雇当农工。

那时，在朱迪亚和夏隆沿海平原可找到许多工作。但到加利利开放的边境去进行艰苦创业的活动，更具有吸引力。那里的一些定居点需要更多的犹太劳工和看守人。我父亲在雅法给自己买了一把旧的土耳其手枪和一条子弹带，便来到北方，在亚夫尼埃尔村的一个犹太农民那里当雇佣工。

在亚夫尼埃尔过了六个月富有趣味的日子后，他前些时候发过的疟疾复发了。病愈后，他加入了在加利利海边的金纳雷特的一个工人小组。作为一个干农活有经验的劳工，他很受欢迎。虽然疟疾时而复发，他还是健壮结实。他现在能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同这个小组搞得很熟。他们都意识到他们正在帮助促成的历史变化，而这一信念给了他们忍受肉体痛苦的毅力。

金纳雷特的土地属于犹太民族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的一个收买土地的机构。1909年底，金纳雷特农场里的七个工人组成一个独立小组，准备到附近的乌姆朱尼的另一块民族基金会的土地上去耕作一年。那就是德加尼亚的起源。这个词是由希伯来语“谷物”一词派生出来的。年底，这七个人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创业，接替他们的是一个人数更多的团体。我父亲于1911年加入了进去。

在德加尼亚移民的生活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他们应组成什么样的公有社会。这简直成了一个无休止的讨论的课题。人们不仅在正式会议上，而且在大田里、在吃饭、走路和在宿舍里睡觉前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直到那个时候，这些人还一直是流动不定的创业者，他们把一片生荒地开垦成为可耕地以后，就交给一个定居小组来接管，然后他们再到另一个荒僻地区去开垦另一片土地供人定居。这个小组的中心人物尤素福·布塞尔极力主张使德加尼亚成为他们自己的永久性定居点。这里，他们将在全面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创造一种生活模式。没有私人财产，人人工作，按需分配。孩子则由公办托儿所抚养，妇女可以自由从事通常是男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德加尼亚将是一个靠它自己成员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定居点。顺便提一下，我父亲却赞成巡回创业的做法。

这就是我母亲德沃拉于1913年春所进入的社会。她长得苗条动人，有一双深陷的棕色眼睛，她的黑色长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她和我父亲同年，并和他一样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地区。但就家庭背景、教养和气质说来，他们两人很不相同。她的父亲是第聂伯河上普罗乔罗夫卡村唯一的犹太人，是个木材行的经理。这个木材行从事伐木，并在化冰时把木材编成木筏，漂在河中顺流运出。他出身于一个犹太法学博士的家庭，是个开明的希伯来学者。在漫长的冬天，当河流结冰时，他就从事研究和写作。他出版过一本关于十七世纪沙俄什米埃尔尼基集体迫害犹太人时期犹太人的生活书。他并向那些致力于希伯来复兴的期刊投稿。我外祖父曾投身于犹太复国爱好者运动，并以极大的兴趣关心巴勒斯坦的早期定居活动。

我母亲长大时没有参与她父亲在希伯来文化和犹太复国主义方面的研究。她受的是世俗的俄国教育，起先在乡村的教区学校读书，继而到一个较大的城镇中学上学，后来她进入基辅大学成为教育系学生。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对工人的困苦极为同情，对沙皇政权的暴虐深感愤慨。她认为她的使命就是帮助穷人和减轻人们的痛苦。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俄国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并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她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学生中的一个支部，协助她的教授调查基辅贫民区儿童的情况。总之，我母亲具有她那时代有教育而又严肃认真的俄国青年所特具的知识分子气息和社会理想。1911年，当保加利亚在俄国的支持下与土耳其打仗时，她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甚至在保加利亚前线志愿担任过护士。

大约就在这时，她的观点有了转变，其原因我不清楚，恐怕连她自己也不太清楚。她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与她的同学们格格不入，并迫切要求探究她的犹太渊源。她离校回家，时常和她的父亲进行讨论。在他的书房里，她读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爱好者运动的代表泽埃夫蒂翁金写给她父亲的信件，信中描述了献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业者们在那边的艰苦而有收获的生活。她满怀着想与她自己的人民共命运的新的热忱，决定到巴勒斯坦去。那是1913年，我母亲当时是二十三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的1914年秋天，我父母亲在那个犹太集体农庄结了婚。婚礼由一位“舒谢特”（祭神杀牲者）主持，此人是用一辆大车从邻近的定居点接来的。天篷由系在支撑桔树的柱子上的一条毡子做成，设在约旦河岸上。我